

● 斯
妤
著

当代女作家散文精品

两种生活

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感谢有这样一份独立、自我的生活，有这样一份驰骋想象、驰骋智慧的生活。

四川人民出版社

红辣椒女性丛书

陈骏涛 主编

● 斯 婷 著

两种生活

(川) 新登字001 号

责任编辑：徐 英

装帧设计：刘梁伟

策 划：红辣椒创作中心
倪培耕 徐晓琳

两种生活

斯 妤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彭山县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 8 字数 150 千

1995 年6 月第1 版 1995 年6 月第1 次印刷

ISBN7—220—02850—4/I·361 印数：1—5000

全套定价：40.00 元 本册定价：8.00 元

总 序

陈骏涛

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又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持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意见者,大致都是以西方女性主义(亦作女权主义^①)所提倡的那种女性文学为坐标的,——这是一种以女性的性别觉醒为前提的、有着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背景的女性文学。这样的女性文学在中国的确还没有,即令有,也属于凤毛麟角,而且没有真正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妇女解放命题之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的解放命题的一部分而提出的,而人的解放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所提出的一个主要口号。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始终是与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问题紧密相联的,它是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女性文学自然无法自外于时代,因此它不具备像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所倡导的那种以鲜明的女性性别特征为标志的独立的女性文学。

但是,衡定中国的女性文学,是不是只能以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为坐标呢?它能不能有自己的坐标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运用自己的坐标(同时也参照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坐标)来研究中国女

性文学了。刘思谦女士所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即是其一。刘女士认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是以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与历史际遇而悄然出现悄然运行的。没有女性自己的以反抗父权制性别压迫、性别歧视为目的的妇女解放运动作后盾，也没有成熟的妇女理论作指导，或多或少的女作家分散在作家队伍之中，犹如撒在夜空中的一个一个星辰，寥落而寂寞，相互之间虽有辉映而无组织的联系……”^②

总的来说，我是认同刘思谦的观点的。如果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五四”时期无疑是女性文学的起点，先于“五四”的辛亥时期的秋瑾则是其前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也包括父权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催生了一批敢于反叛封建人伦秩序、主张男女平等、鼓吹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娜拉出走”成为当时舆论的一个热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女作家群^③，并形成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潮。

“五四”以降，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女作家^④，不过她们始终是混同于整个作家群体之中而无独立的组织。在“五四”和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的作品中，并非没有触及到作为女性性别特征的特殊问题，但却从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潮流。迨至解放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解放的高亢音响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巨大声浪更把女性性别特有的声音淹没了。因此，从四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确缺少自己的性别特征，基本上被淹没于群体的文学之中而成为一种“中性文学”。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人的解放问题的重新被提出，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女性文学才得以复苏，并且形

成了继“五四”之后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个高潮。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出现的这个女性文学潮流，无论就其人数之众、作品之多以及影响之大（特别是其在域外的影响）来看，可以说都超过了“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其中不乏有相当的思想震撼力、艺术感召力和别具女作家性别风采的佳作出现。特别是，在女作家之外，还出现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女批评家，这也是“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所未见的。^⑤

七十年代末期亦即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可谓气势不凡、成就卓著，以致使有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有“阴盛阳衰”之叹——这当然是极而言之，是对于女性文学兴旺的一种赞叹，而并非真正的“阳衰”。它大体上仍然是与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文化转型密切相关的，而不具有像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那样鲜明的、独立的性别特征。以致使有的女作家和女批评家甚至认为：“严格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森林中尚未长出‘妇女文学’这一棵大树，中国还没有形成‘妇女文学’的主潮。”^⑥这里所说的“妇女文学”自然是以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为坐标系的。但我以为，倘若顾及到中国女性文学的特殊性，而将女性文学定位于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女性生活、抒写女性情感，并具有独特的女性风采的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是不乏这样的作品，也不乏这样的作家的。在小说领域和散文领域中尤为突出。

事实上，在女性文学中，始终是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一种是以女性的眼光观照外在世界的——女性本体以外的世界，一种是以女性的眼光审视女性内在世界的——女性本体的世界。这两类作品都可能具有女性的性别特征。因此，我十分赞同王绯女士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和“女性文学批评的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

性的眼光)”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意见，正如她所说的：“女性在承担女人角色的同时，也承担着人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女性观照文学的眼光一方面是女人的，一方面又可能是共同社会意义上的人的。”^⑦这样就可以避免关于女性文学的纯粹概念之争，而直接楔入女性文学的本质。

中国的女性文学是不是需要提升？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妇女地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提高，关于女性性别的特殊性问题也许将更加显得突出，因此关于女性文学的标准可能会有新的界定，新的提升。女性文学自身也将会发生某种嬗变。但往哪儿提升？照什么样的标尺提升？女性文学将会有何种嬗变？这又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已经有女性学者和女作家在关注这样的问题了，并发表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我对女性文学素无研究，就不敢在这里班门弄斧了。以上所述，也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尚有待行家之教正。

这就是我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毫无疑问将贯彻到我所主编的这套《红辣椒女性文丛》之中。在我看来，收入这套丛书中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未必符合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的标准，但它们确实确实是女性的文学，即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女性生活、抒发女性情感，并具有独特的女性风采的文学。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也就必需运用“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性的眼光。这样，才有可能深入其里，而避免误入旁门。

今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在北京召开。有关女性特别是女性文学的书，成为各个出版社争相出版的一种热门书。1994年十一月间，徐晓琳女士带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和“红

辣椒创作中心”的使命，专程来到北京，希望我能够出面主编一套女性文学丛书，一方面作为向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另一方面也为“红辣椒”亮亮牌子，壮壮门面。我主编过《跨世纪文丛》，深知要编辑一套丛书并不难，难就难在它能不能在读者心中有个位置，得到他们的认可。《跨世纪文丛》之所以能够连续三年出了三辑共32本，就因为它一开始就有一个较明确的编辑方针：坚持文学性和可读性相结合，既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又要坚持高品味高档次而切忌媚俗。同时要尽可能打通发行渠道，使图书迅速打入民间图书市场。这套女性文丛是在如今丛书如林，有关女性文学的丛书也有好几套即将出笼的时候筹划的，能不能在读者当中站住脚跟呢？我感到责任重大，开始的确有点犹豫，有点怯阵。但当主人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所提出的编辑思想（如上所述），并放弃了最初想搞拼盘式的多人集子，而认同了我提出的要保持入选作家一个较完整的面貌，力求使书籍有一定时间的保留价值时，我就勉力上阵了。

商定的结果是先搞几本散文随笔集——这当然也是由于散文随笔行情如今尚看好的缘故，以后再逐步扩大。在物色头一批人选的过程中，有些很优秀的女散文家如宗璞女士，由于其新作嫌少出于谨慎而未能如约使我稍感遗憾，但她们对我的工作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表示如若新作多了一定加入又使我感到欣慰。几位知名女作家——张抗抗、蒋子丹、方方、斯好、唐敏——首先表示积极响应，并给予热情配合，使我对编好这套丛书的信心陡增。我想，以她们的文化素养、文学品味、创作实力和目前已达到的知名度，她们的书是一定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的。

应该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蓉城书局对我的信任，使我一开始就感到合作的愉快。老同事倪培耕先生，以及我

的几位年轻朋友王绯、王光明、孙怡、叶琳等，他们从不同方面多有协助，谨此一并致谢。我将竭尽绵薄之力，将这套丛书编好，使之在读者中赢得信誉，以便为历史留下当代人创造的文学财富！

是为序。

1995年2月于北京·天命斋

①据张京媛主编之《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前言》：“女性主义”，英文原文为feminism，本世纪初译为汉语“女权主义”，系从日文移译而来。张女士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如今取“女性主义”一词较为合适，这个“性”字包含了“权”字，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见该书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②据刘思谦该书《引言》第20—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③刘思谦所列举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群是：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袁昌英、陆晶清、苏雪林等。见该书《引言》第12页。

④这些女作家主要有：丁玲、萧红、白薇、林徽因、杨绛、苏青、张爱玲等。

⑤这是张抗抗女士1986年一篇文章《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张抗抗后来在将该文收入其散文随笔集《命运对你说：不！》（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1月版）的时候，却删去了这段话。这是不是说明抗抗如今的观点有所改变？

⑥这些人名和作品不胜枚举。为了避免因“排座次”而可能引起的不愉快，恕不一一列出。

⑦见王绯著《女性与阅读期待》第2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目 录

关于生活（代自序） ……… 斯 妤（1）

第一辑

读书的历史·····	(7)
两种生活 ·····	(10)
真实的魅力 ·····	(12)
无法藏匿的自我 ·····	(14)
升腾与坠落 ·····	(17)
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 ·····	(20)
轻与重 ·····	(22)
“好作品主义”及其他·····	(25)
寄远方 ·····	(28)
盘旋路 ·····	(32)
生病 ·····	(36)
荒谬及其他 ·····	(39)
有些词 ·····	(43)
随想二题 ·····	(45)
人面兽心与蝇营狗苟 ·····	(47)
悲剧的根源 ·····	(49)

交友之道	(52)
江城走笔	(54)
一种方式	(57)

第二辑

敲门	(63)
风去风来	(66)
梦	(69)
幻想三题	(71)
一封信，永不付邮	(75)
除夕	(78)
在海边	(82)
流沙	(86)
给梦一把梯子	(89)
心的形式	(93)
烛光	(100)
生命·神启·爱	(103)
碧水长流	(112)
大眼睛，小眼睛	(115)

自画像·····	(118)
梅林·····	(122)
感觉与印象·····	(125)
冥想黄昏·····	(128)
歪嘴仔·····	(134)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140)
永远的冰心·····	(146)
似曾相识蒋子丹·····	(151)
在自传的题目下·····	(153)
文章的做法·····	(160)

第三辑

风景·····	(165)
雨·····	(174)
北风·····	(176)
窗外·圆歌·····	(178)
奔逃·擒·····	(181)
并非梦幻·····	(184)
正午·····	(187)

夜晚·····	(190)
空间时钟·····	(194)
某年某月·····	(198)
白旋涡·····	(202)
倾听蝉鸣·····	(205)
不同的只是风·····	(208)
心灵速写·····	(210)
某种渴望·····	(216)
我因为什么而孤独·····	(219)
马年夏季·····	(222)
真实梦境·····	(224)
追忆尴尬青春·····	(227)
梦魇·····	(232)

跋一：

流沙常新 ····· 孙 怡 (237)

跋二：

这艺术的一切是一种企图 ·····

····· 陈永光 (241)

关于生活（代自序）

斯 好

自从我的孩子降生后，对我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儿子的哭声或笑声，他的饭量，他的学业，他和小朋友是否闹别扭了，他是否仍旧想着要“和蜗牛结婚”。（儿子热衷于搜集蜗牛时曾热情地宣布长大了要和蜗牛结婚。）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情是一种青春激情，一种近乎善与美的理想。它强烈有力，美丽炫目，但本质上却虚妄脆弱，不堪一击。

我更欣赏这样的情景：两个成熟却孤独的心灵（成熟必然加剧孤独）尽可能地互相守候，互相慰藉，互相扶持，一起承受、抵御宇宙间的鸿蒙荒凉，阴冷诡谲，并使彼此的一生尽可能地充实、愉悦。

最喜欢独自一人呆着，读书或写作。

最不喜欢的事是“谈请说爱”。当然还有饭后洗碗。

我喜欢朋友，虽然我不喜欢热闹。北京、天津、大连、武汉、广州都有很好的朋友，想到他们心里总是感觉很好。有

时一冲动会突然跑到邮局打个电话给他们。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确有投缘不投缘之分，确有真正的友情。

不过我非常讨厌“假朋友”，就是那种口口声声称朋友，但心里一点友情都没有的人，甚至是满口友情其实满怀嫉妒、满腹恶意。我认为这种状态很丑。

喜欢是因时而异，流动变化的。总的说有三类书我会永远带着欣喜之情迫不及待去阅读的，这就是文学、哲学、美学。当然是它们中的优秀之作。

最常读的书是《圣经》。

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买两间自己的房子。只需两三间：最好是木头房子，有围墙，有一小块草地。总之希望有一块能和自然接近并与他人隔开的小天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上下左右前后都是“他人”，并在写作时一方面要躲开对面中学的朗朗书声，一方面要将后面的“车鳞鳞马萧萧”严严实实关在窗外。

不过，如果我一年的稿费还不及我妹妹家一个月的电话费高这种现状不改变，我这个关于房子的愿望当然永远只会是一个愿望。

最厌烦的事是陪不速之客谈无聊的事。

如果就生活表面意义来说，我想我是常常厌倦生活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无限循环的买菜做饭，日复一日的接送孩子，是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以及灰秃秃的楼道，脏兮兮的胡同，闹哄哄的自由市场。它缺乏阳光，草地和娱乐，是那么琐碎、平庸、无意义。我常常惊讶自己竟然日复一日地过来了，没有

反抗，也没有过多的怨言，就把它作为必须的模式、必然的模式承受，承继下来了。

不过，当我回到寂静之中，满怀喜悦地阅读一部又一部使自己心仪的书，通过手中的笔一次又一次地探寻内心拓展灵魂时，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感谢有这样一份独立、自我的生活，有这样一份驰骋想象、驰骋智慧的生活。说实话，与之相比，上述那种种平常、琐碎、简朴全都算不上什么了。

应该承认我常常沮丧，但不是那种受挫后的沮丧，而是一种生理性的低落。我体质不大好，心脏也有一个问题，遇到天气不好，或者饮食上过寒过凉，常常会陷入一种茫然无措、忧郁低沉的状态，这种时候真是万念俱灰，一下子抵达最本质的悲哀与无奈！这也是为什么有时我会非常渴望结束。我常常想我的血液里大概既有艺术家的狂热激情又有僧侣的透彻平静，而我的生命就在极度兴奋和极度沮丧中摇摆。不过最近我明白了一点，即：我此生的艺术生命是在同低沉沮丧的搏斗中发展的，如果我想多有建树（虽然它也是西绪弗斯手下的石头）我就必须尽了可能地压抑摆脱那种生命的沮丧。好在现在我已经懂得如何控制它了。这一点要特别请很多关心我的读者朋友放心。我非常感谢他们在来信中表露的殷殷之情。

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是工作了一个上午腰酸背疼之后躺到床上，随便翻新到的书报杂志。这时候我觉得生活可爱极了。

一九九四年

— 3 —

